

# 西安事變舊夢痕

(上)

閔湘帆

## 西安事變與西北視察

### 公務關係識張學良

西安事變亦稱雙十二事變，即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突於陝西西安臨潼華清池劫持統帥蔣公介石之事變也。楊虎城原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以迄事變發生，久任斯職。張學良自海外返國，初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副司令，此剿匪總部，由統帥蔣公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兼任總司令，而以張學良副之。總部先設漢口，後移武昌。初剿總結束，改設委員長行營，仍駐武昌。張學良則任為行營主任。民國二十五年四月，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於西安，原在武昌之行營結束，蔣委員長仍兼西北剿匪總司令，並任張學良為副總司令。維時剿匪工作節節勝利，剿匪首腦部，亦由南昌行營，而豫鄂皖剿總，而武昌行營，而西北剿匪總部，國軍追擊，匪眾逃竄，由江西、湖南、貴州、四川、陝西而陝北，此即匪眾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也。長途跋涉餘眾無多，匪禍肅清指日可待，殊不料張揚發動事變，劫持統帥，通電各方，提出八項荒謬主張，致使剿匪工作，功敗垂成，進剿停頓，匪勢坐大。其所提八項主張，為：(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團體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上之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綜觀張揚通電，雖以一致抗日為藉口，而所提八項主張，竟無一項涉及抗日，純是顛覆政府之政治叛變。從而更使日本軍閥加速發動全面侵略，敵軍深入，堅苦抵抗，所有我政府原定計劃，先行剿滅共匪，再行對付日本侵略之既定國策，胥被破壞，由此一念之差，此後局勢發展，對於我國國運與世界局勢，均有深遠之影響。

我是奉兼總司令 蔣公命令先調我任職豫鄂皖剿匪總部，而後委員長行營，再後調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第二處處長。我的本職是軍政部軍需設計委員。總司令蔣公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雖然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但其政務軍務日理萬幾，無法常川駐節西安，而由副司令張公擔任實際責任。總副司令均是我的直接上司，張副司令對我已是三度部屬，先是豫鄂皖剿匪總部，他是副司令我是經理處長。繼是武昌委員長行營，他是行營主任我是第二處長。及後西北剿匪總部，他是副司令，我是第二處長。我奉總司令之指調，副總司令之信任，盡心竭力

，忠勤工作。深得副司令之好評。因為總司令不常在面前，而與副司令朝夕相見。不但我個人能以深得長官信任日見親近為榮，而張副司令亦以有我這個屬員非常滿意。時常在其東北軍老將面前，指着我的名字，頻頻稱許。這是由別人輾轉告知的。例如東北軍老將，第一〇五師師長劉多荃芳圃將軍，說過「副司令對老閔印象很好，副司令說交到了一個新朋友，咱們原來的幾個老軍需都不如」，這是事變前說的話。又如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鼎芳將軍說過「若不是閔某做人沒有話說，這回事變是沒有命了，咱們是早已研究過的」，這是事變中說的話。又有騎兵軍軍長何桂國將軍在事變後，到奉化見過張副司令後回到南京對我當面說：「『副司令』對您非常關心，問我（何軍長自稱）現在老閔怎樣了，我（何軍長自稱）已把你現狀告知，他（指張副司令）嘆一口氣說，我（張副司令自稱）對不起他（指閔湘帆）。咱們相交一場。只落得如此下場」。以上是劉王何三人先後在事變前、事變中及事變後所說的話。談話中所說的「副司令」二字是東北軍中對張副司令的暱稱，至於作者個人以非東北軍宿將，不敢自居親暱，故無論人前人後，仍以副司令稱之以表崇敬，我為此上述一段言詞，無

非是有感於長官眷念僚屬之厚意，而為長官者一念之差，致使國家到此地步，尤深痛惜也。至於何以稱為一念之差，則是作者覺得事變並非出於預謀，而是臨時起意。試觀事變當時，東北軍均在剿匪前線，迨至事變發生之後，始行急調其一部份軍隊，回師西安，即可明瞭。迨至事變發生，釀成鳴鎗流血，主其事者謂非意料所及，則是過於天真，蓋既是發動事變，稱兵作亂，則奉命行事者，焉能持鎗不放，既已鳴鎗，焉能不傷人，而且西北軍與東北軍之紀律，難保有不肖之徒，趁火打劫，傷及無辜，我今執筆書此，覺得此事，真是一場惡夢。想必當日，我最高統帥對待張副司令一定是太好了，我最高統帥一定是把張副司令寵壞了。平時親蜜程度，情同父子，張副司令恃寵而撒野，以為對此要求，非要其屈從己意，勉強達成。迨至事情鬧僵之後，一切不逞之徒，宵小佞人，異黨份子，均來投機取巧各逞陰謀，張副司令不是共產黨，而共產黨徒紛來煽動。商之楊虎城而楊虎城來得正好，逞其私忿。張副司令事前事後，曾與山西閻錫山將軍熟商。而閻錫山老謀深算委蛇其間，各懷己意。所以張副司令最後說道：「我決不讓老閻作這一票買賣」。不與繼續再商。張副司令自以為原是一腔忠憤，而難得同調。以後事情越攪越僵，偏差越大，越不成話。事到末了，張副司令祇有決定自己親送領袖回京。所有原擬的一切意見一切陳述一切要求，一概全盤放棄。束身待罪，悉聽中央處置。光明磊落，自作自受。殊不知個人行動，固可如此做法。而國家大事，影響所及雖百其身，如

何能贖。如此輕率衝動，甯不為親厚者所痛，而為投機者愉快。此事在歷史上將來不知如何寫法。千秋青史自有信筆。

至於此事之源源、本本、前前、後後，作者所知不多，而且事隔多年，難於追憶，現就所知從實寫出以存其真。一以述個人之際遇，一以記當時之一鱗半爪。

### 奉命視察東北軍隊

西北視察在事變前約兩個月左右，張副司令電話召我速去面見。謂：東北部隊在前線不知實況如何，我想前往逐一檢討，分不開身。如派別人又不放心，你辛苦一趟。我當即答以蒙副司令信任交付任務，我一定遵辦。當奉指示就我職掌有關，對後勤業務，軍容士氣，兵員、馬匹、武器彈藥、服裝糧秣……等視察實況，翔實具報。並徵詢部隊長意見，參以視察所得一併報核。副司令與部下談話有兩個好習慣，(一)副司令講話完畢時，即命受令者複誦一遍認為無誤後才算談話終了，以免稍為偏差，致使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二)如副司令講話完畢時每即反問受令者你還有話說沒有，務使受令者能畢其辭不致含意未伸，默爾而退。這兩種好習慣我亦認為值得效法的。故我至今亦學成習慣。對尊長親友面前認為重要事項，亦來個複誦一遍。以及談話結束必傾聽對方發言，問是否尚有意見。但此種辦法有時尊長親友領首稱是。有時則認為太囁嚅了。答以去去去。真弄得我啼笑皆非，真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我於此次副司令之面命，亦照例來一個複誦無

誤後辭出，副司令即指示分電前方各部隊長遵照，電文末了，並加「如良親臨」四字。我則回到剿總第二處邀集本處高級同仁，商定人選，計隨行科長張文彬及其他同事三人均係久在東北軍中服務者以資熟習，一行五人，組織視察團，辭別副司令，即時出發，又以前方防區遼闊，部隊駐地分散，各地到離日期，當有先後，故由本處擬定日程分知各部隊俾在時間上有所配合，文後並敘明本團食宿因在接戰地帶，無法自理祇有仰勞代辦但仍當在本團出差膳宿旅費內支報歸墊，至於軍用油脂，則因就地借用後，零星數量，運還困難，擬請自行列報補充。

視察團行程就當時部隊駐地分佈，所到各地，略如下述：從西北剿匪總部駐在地西安出發，經咸陽、涇陽、三原、耀縣、銅川、金鎖關、宜君、黃陵、橋山、黃帝陵。交河口，而至洛川，洛川以是陝北重要據點，北距延安約一百公里，北洋政府時代，設有鎮守使署駐地名柳營，取義於漢文帝時周亞夫細柳營之意，本團即住宿於此，另一線是由咸陽向西行，經醴泉、乾縣、永壽、郿縣、長武、涇川，而至平涼、瓦亭、北趨固原雲霧山，深入匪區。西北多古蹟，固原城垣俗稱骰子城，北西東南四個城門，分別是一個甕城、二個甕城、三個甕城、四個甕城。城內有一類似法國巴黎凱旋門式樣的建築。顏曰三邊重鎮。清代甘肅省提督軍門，即駐節於此。提督軍門每隔三年巡邊一次，其餘三年，則由三邊駐軍每年輪流來此軍事上的省垣，向提督軍門述職。固原北門城外，則是宋代楊家將的大營，現在仍稱大

營。一直往北，則稱二營、三營、四營、五營、六營、七營。七營是對匪最前哨，我們一行包括駐軍首長在內分乘吉普車二輛出其不意，驅車直往，駐軍首長以七營時在作戰，躬冒炮火，初有難色，嗣以我不懼怕，轉為色喜，蓋恐對我不够安全也，下令檢查車輛保養，沿途不得停車，加速行進，直趨七營，以免匪軍瞄準目標，白白犧牲，沿途所見，渺無人烟，廬舍為墟，時聞畢拍鎗砲之聲，七營係一方形土城，我們登城北望，隱約可見匪軍人形閃動，守軍云前數日匪軍逼至城下，守軍力薄不敢出擊，櫻城自守，相持數日，匪無動靜，守軍察知正在掘城，將至城脚恐被埋置炸藥炸城，守軍大恐如被炸燬城牆，即將無險可守，籌維對付之策，急速搜集石塊重物，看準目的，向下投擲，投之再投，居然轟隆一聲，土地下陷，蓋已投中匪軍所掘地道矣，是夜匪軍遁去，守軍循線察看，地道內土匪頭部胸部被土下陷壓住尚露脚腿，但匪軍無力拖出，棄屍而遁，守軍邀我出城巡視隧道，果見尚留脚腿在隧道之內，守軍笑謂此脚腿的前面，不知尚有屍首若干！我們無暇挖掘，讓他土葬算了，言畢相視而笑，而當面敵人鎗砲聲，似較加密，或已偵知剿匪軍來人視察，故擬襲擊，守軍頻催我速返，我與守軍握手道別，我們是臨時來此，轉瞬即返，曾不少留，與共晨夕，守軍則謂我軍與匪，誓不兩立，早置生死於度外，請勿為念，相與敬禮而別，迴軍返旆，隱隱時聞鎗砲加密之聲，心殊念之，嗚呼，誰謂兩軍相互默契不戰乎，我於東北軍猶深敬愛也。

此外視察團尙視察慶陽合水一帶，合水在慶陽之東，雖是縣城，頻年慘遭匪禍，已是殘破不堪，隴畝荒蕪，盡是枯草，僅存阡陌，全無稼穡，人家稀少，茅屋土坑之外，毫無衣物，我於此時發生疑問，不但家無長物，甚至衣架，炊具俱無，不知如何過活，婦女無褲，以致不能起立，走路做工只好膝行而前，人生到此，真是生不如死，據謂匪衆聞香隊，昔曾有之，今已無香可聞矣，倘有一家炊爨，則遠近四鄰，無不忻羨，做好饌饌，立刻窖藏土中，以防匪劫，屋內土地，皆有土窖，匪來民逃，匪去民返，幸有劫餘，則窖藏延生，此種生活，已經够苦，但謂苦中之苦，猶不祇此，當地政府祇要見到有人，還要催收田賦，土豪劣紳，還要剝削鄉民，鄉民求生無路，只有逃荒避賦，逼得無奈，只有投匪，於是搶劫為生，而匪禍愈熾矣。

### 古跡烽火軍營閑話

慶陽是古城清代為慶陽府，今為慶陽縣，一進城門，石板街道寬敞，迎面即見一古老巨大的木牌坊，當街而立，匾刻「周舊邦」三個大字，僅此三字，餘無所書，此地是周代最古的故都，城外高崗，有一古墓，石碑刻「周祖不窟墓」五字，周祖不窟居慶陽，傳至太王居邠即今之邠縣，再傳至周文王周武王，伐紂而有天下建都咸陽。慶陽城踞高崗，城牆形如飛鳳，故又稱鳳城，氣勢險要，古時建此城牆，曲折蜿蜒，迴環關顧，無一死角，今之建築家兵學家均重視此建築證明近代科學，均深敬佩，慶陽唯一缺點，因其地

處高崗，就是缺水，城外環河，沿東城牆外由北而南，僅由城內掘一大深井，緣梯而下百餘級，在城牆之下，鑿通牆脚，潛引江水入內，名曰鵝池，城內居民飲水用水，均取汲於鵝池，云此鵝池由來甚古，古時慶陽居民，因為無水，備受敵人欺壓，後來居民屈意與敵修好，贏得敵人同意，在城牆腳下，鑿一小洞，引水入城，修一鵝池表示祇是養鵝為樂，並無他意，迨至鵝池築成，在城外視之，外觀甚小，而內容充沛，不虞無水，終於擊退敵人，敵人悔之晚矣。鵝池今為慶陽之唯一名勝古蹟。我們來慶陽視察，對象是第一〇六師，師長名沈克，是一獨立師，不屬東北軍之任何一軍，沈師原是石友三舊部，作者一到慶陽，不俟沈師長來接，即刻先往師部拜訪，以表親切，沈師長倒烏出迎深為感奮，洽談甚歡，談到後來，談話愈見親近。沈師長謂，當面之敵，就憑他一師擋住，左與固原方面友軍，右與洛川方面友軍，遙相呼應，但僅能呼應，不能聲援，因為我國西北地方是立土，有時看似平原，對面可以見人或喊話，但立土發現裂溝。此溝裂開長達數十里，有的裂縫僅闊十餘丈，而壁立如刀削深度反有過之。均雖能喊話，而繞道困難，倘非熟悉當地地形，實在難以行軍。沈師長說本師兵員有定額，而對方敵軍增減變化或多或少，難以臆測。所以時刻謹慎提防。不能失敗，不能被敵吃掉。更要注意，不能乘勝追擊，因無後繼，倘若被其反撲反攻轉勝為敗，故本師處境至為困難。敗固不可，勝亦無功，本師非中央部隊，亦非東北軍系統，僅能維持其存在，不被淘汰而已。作

者竭力鼓勵勸勉，沈師長喟然嘆謂：陸軍第一〇九師及一一〇師兩師作戰失敗，師長陣亡，張副司令電請中央補充。得復兩師番號撤銷，不予補充，所謂對陣亡師長之特卹，亦礙難照准，中央政府，對東北軍尚且如此，張副司令對本師縱欲照顧，恐亦無能為力，本師如有不幸，則其下場更不如東北軍了。言下不勝唏噓。可見此一兩師失敗消息，對於軍心士氣，頗有影響。

作者鼓足勇氣再為勸解，作者曰，我是中央派來的。沈師長曰知之，作者又曰，副司令對我亦非常信任的。沈師長又曰知之。作者乃曰師長既均知之那就好了，我此番返報，必當使下情上達，沈師長乃為色霽，彼此盡歡。

不過可惜呀，可嘆呀。作者回到西安，不數日即遇上西安事變。一切情勢統通改觀了。沈師長所寄望於我者。我無法達成任務矣。天乎歟乎。

西北一帶多古蹟名勝，有民間的傳說，有歷史的故事，雖曰陳迹，亦饒意趣，但以此行，則因使命在身，祇是沿途瞥見，順道觀光並未停留，致無較詳之記述，其唯一例外，則承駐軍邀請，登上了嶺峒山視察，謂此是我國古代西陲國界，司馬遷太史公史記上說：東至於海，西至於嶺峒，即指此也，駐軍意誠，故即登山一覽。

嶺峒山在甘肅平涼西，其登山入口處有一石碑，題曰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處，是我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遺蹟，更不可不觀，但碑上除此九字之外並無題者人名與年月日期，蓋猶古制也。即如西安城內碑林，凡是古碑均無作者姓名與日期，

降及後代，才留姓名與時期。

嶺峒山上盡是道觀，山為道教法場，山頂有玉皇觀，山頂有一裂縫巖巖如刀削，壁立千仞，無法攀越，站在這邊看着對面視線清晰，如果對面有人，可聲叫聲應，但對方彼此不能直達，如果繞道前往則很遠很遠而且路未開闢，難以舉步，對面巖巖山腰，有一岩洞，形如簸箕，內容漆黑，云是玄鶴洞，相傳甚古，從軒轅黃帝時代有此記載一直留傳下來，每年總有一二次見有玄鶴一對飛出洞口，翱翔天際，但因無法攀緣入洞察看，莫明究竟。

在我遊嶺峒山之前數年，國民政府委員邵元冲先生來遊嶺峒山，在其報告內云見有玄鶴一雙從洞中飛出，沒於天際，則玄鶴自黃帝迄今已歷四千餘年矣，（我中華民國立國之初，年號未定，一切文告，先祀宣統三年陰曆辛亥年革除了，改稱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迨至次年元月元且民國成立，陽曆紀元則改為中華民國元年也），可惜我們一行未見玄鶴飛出，無緣看見。

### 黃帝史跡橋陵訪古

我民族始祖軒轅黃帝的另一古蹟。則是軒轅

黃帝陵。黃帝橋陵位於陝西黃陵縣西北，有山曰子午山。沮水穿山而過，山形似橋，故又名橋山。我民族始祖奉安於此。陵前有石碑，題曰橋山龍馭四字，再前有碑亭，亭內立碑曰黃帝橋陵。黃帝姓公孫名軒轅生於壽丘，今山東省曲阜縣東北六里，黃帝為少典之後，神農亦少典之後，所

以炎帝神農與黃帝軒轅為同一個民族。帝黃十五歲受有熊國王位，北遷涿鹿，今察哈爾涿鹿縣，正妃嫫祖，生昌意元囂二子，黃帝共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子，創十二姓，曰：姬、西、祁、己、際、箴、任、荀、僂、佶、儂、依十二姓，分配於十四個兒子，我們現在的姓是由十二個姓繁衍而來，所謂百姓者是也，黃帝子孫曰百姓，我們一直統稱老百姓，數千年來，相沿至今蓋皆黃帝子孫也。

夏商周三代及秦楚等國，均屬黃帝直系，黃帝三戰榆罔於阪泉，三戰蚩尤於涿鹿，終誅之，經五十二次大戰，乃統一天下，諸侯擁立為天子，遂遷都新鄭即今河南省新鄭縣。中國古代注重五行始終之說，軒轅黃帝以土德王故稱黃帝。在黃帝以前，我國尚是部落社會，因無文字，故記載不詳。中華文化，自黃帝始。史籍所載，可得而言者，有如下列各項計均屬與中華文化有關。

一、倉頡造字：倉頡是黃帝左史，創造文字，當時的文字是象形，漸進至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而有篆、隸、真、草、而有今日之字體。我國在四千六百餘年前，已有文字，是足以自豪的。

二、大撓作甲子：甲子就是天干地支。天干十個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十二個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地支，交互使用，以六十個數為一甲子，三個六十年為三個甲子，稱為上元甲子，中元甲子，下元甲子，周而復開，記年記月記日記時

，而後才有歷史年歲可記。

三、容成造曆作蓋天：曆即曆法，一年分十二個月，分春夏秋冬四季，每月三十日，五年二閏。蓋天即圓屋。上設經緯線，綴以星辰，考察星辰移動，以定方位。

四、隸首作數：數即一二三等數目字，此為計數之開始，度量衡之所由起，而是經濟發展之基礎。

五、伶倫制十二律：陰六呂、陽六律，為十二音階，黃帝的大樂章，曰咸池。音樂代表高度文明，這是一大發明，而我國發明音樂，又如是之早。原有樂經惜已失傳。

六、嫫祖教民養蠶：黃帝以前祇有獸皮粗麻蔽體，今有蠶絲，為衣服一大革新。

七、作冕旒製衣裳：黃帝定服制，使國人穿衣服制度化，上衣曰衣，下衣曰裳，皇帝的帽子曰冕，帶十二旒，士的帽子，形似冕無旒曰弁，普通人的帽子曰冠，士者公職人員也。

八、清草木之汁以為顏料：製成各種顏色，於是衣服器具就有文彩，非常美觀。

九、服牛乘馬，作舟車以利通：牛馬原是野生動物，經過訓練，始成家畜代人類勞動，供獻甚大，又發明車輪以交通貢獻更大，黃帝名軒轅可能紀念車輪的發明。

十、上棟下宇，作宮室以安民居：遠古穴居野處，黃帝教人建築房屋，上曰棟即樑，下曰宇即柱，從此生活改善，人民得以安居。

十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重門者兩重門也，

擊柝者巡更守衛也，足見文化進步，設立警衛，已有保安設備，也就是有常備兵了。

十二、造弓矢：弓矢為長距離之武器，當時黃帝發明新武器，又加兵車乘馬，行動飄忽，所以天下無敵。

十三、日中為市，交易而退：黃帝時代，已有商業，各取所需，互通有無，交易而退，後世之訂期趕集，亦古代遺風。

十四、制金刀，立五幣：金刀為刀形之硬幣，幣分五種，輕重不同，價值亦異，遠古本是以物易物，互通有無，黃帝創為通貨，以此代用品購物，是經濟學上的重大發明。

十五、造指南車：黃帝戰蚩尤於涿鹿，蚩尤作大霧，即是沙漠地方之狂風怒號，風沙蔽天，莫辨方向，影響戰力甚鉅，黃帝作指南車以示方位，再戰而誅蚩尤，指南車即定向車，無論定何方位，均可不變，涿鹿大捷，指南車供獻甚大。

十六、為營陣兵法：黃帝經五十二戰而後安天下，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太一兵法一卷，隋志載，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黃帝兵法雜要訣一卷，唐志載，角抵術為黃帝所創，角抵術即後世之擒拿，再演而為空手道，貽拳道等，也有蹴鞠戲，即後世踢球，黃帝訓練士兵分徒手與器械兩方面，器械則發明弓箭，徒手強身則研習角抵蹴鞠，益以精於兵法，宜其天下無敵。

十七、黃帝內經發明醫學：岐伯雷公是名醫，黃帝與名醫問答辭句，著為黃帝內經，對於

氣脈、內臟、解剖、針灸、均甚清楚，迄今五千年，國醫治病，仍以內經為依據。

十八、歸藏：黃帝的易學名歸藏，易學為我傳統的最高思想，孔子到宋國省過歸藏，又禮運注「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今所讀者為周易，周易與歸藏或者有別，但歸藏已佚，實為學術上的莫大損失。

十九、制法度，正名百改，初民社會，多無名稱，不免紛擾，至黃帝時，物各有名，事各有制，一切納入正軌，這就是文明進步。

二十、建立合宮，以佈政教：合宮者施政佈教之總機關也，祭祀上帝，發佈政令，均在合宮舉行，足證古代是政教合一。

我民族始祖軒轅黃帝，史載享年三百歲，真是年高德劭，才大學博，我們黃帝子孫，將如何克紹箕裘，無忝所生也。

### 肇和往事所得教訓

我平生服務公職，有一習慣，總是以「(一)依規定辦事，(二)依限期辦出，而能案無留牘」自勉，凡我同事，無不知之，自我初任職起，數十年來，一直如此，習慣已成自然，而此次西安事變與西北視察，亦與此習慣，產生了一些直接間接的影響，對我的遭遇，幫忙不少。曾記得我服務軍職，在部隊中有值星官與值日官之制。迨至轉任軍政部職務時軍事機關規定，科長以下輪值日，司長以上查勤。所謂值日，是每人輪值一晝夜，二十四小時制，每日中午為值日交接時間，惟雖有值日制，但無值日室。每逢輪到我任值日

，我即自攜被褥鋪蓋到公。每到晚上，即把攜來被褥鋪蓋鋪在自己辦公桌上，以備息燈就寢時間睡覺，至每晨規定起床時間，捲起鋪蓋，仍把辦公桌整理清楚，已經習以為常，為查勤司長所信任，不若其他一部份同仁，等候司長查勤過後，仍舊回家，陽奉陰違，並不值夜，因之我頗得長官信任與美譽，其實這不過是人家不照規定做事，我照規定做事而已，並無特別有所建樹也，不過此雖是一細事，通常無事發生，自然平平而過，倘或一旦有事發生，則關係甚大，因為值日官在其值勤期間，即是一單位之首長，其權力與責任，即與首長無異，此一單位內之人員都要聽其命令，服從指揮。我的長官曾為值日服勤，告訴過我一件故事：

國父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在上海有過肇和起義一役，結果失敗了。當時策反肇和，本來事均已辦妥，就是被敵方值星官發覺制止住了。原本先總理孫中山策動碇泊在上海黃浦江面的肇和軍艦起義反正，原定把肇和軍艦開出吳淞口駛往廣州，正在升火起碇之際，其時北洋軍閥的海軍總司令部，設在上海南市江南製造局內，是日，正為海軍總部中校參謀陳紹寬輪值星官，住宿部內，清晨巡視，偶然登上瞭望塔，不料在望遠鏡中，發現黃浦江面肇和軍艦煙囪冒烟，有升火跡象，再仔細觀察，發覺軍艦甲板上便有衣人員來往，陳值星官越覺可疑，越細看越細看越可疑，陳值星官下令發訊號，詢問肇和軍艦，肇和不答，陳值星官下令發砲，砲彈落於艦首之前，肇和仍不答，並發覺有起錨開船跡象，陳值星官

於是逕行發砲，並急令吳淞砲台戒備，制止肇和出海，並一面急報海軍總司令杜錫珪，其時革命同志之在肇和軍艦上者，為楊虎等人，知事洩露，功敗垂成，遂即離艦登岸，此事對於當時革命情勢，關係甚大，北洋軍閥方面，事後檢討，認為中校參謀陳紹寬立功甚大，宜膺不次之拔擢，依照海軍向例，必須先經艦長一級，然後才能升任艦隊司令，陳紹寬因此大功，故未做過艦長而逕升為長江艦隊司令，此中校參謀值星官陳紹寬，即是作者在重慶任職於軍政部會計長時之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也。

我自到西安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工作，經營財物，凡是經發各部隊機關經費均依規定，每於次月十五日以前分別列報本部長官及軍政部審計部，月清月帳，從未延期，因之事變發生，清理甚易，又如此次奉命視察東北軍各部後勤業務，每對某一部隊視察完畢，即停留一日，將應行報告事項與建議各點，繕寫清楚每一部隊訂成一冊。連同各該部隊編報表冊，裝訂完整，成為一份，並另加提要一份將重要部份簡明表報，列於卷首，迨至各部隊視察完畢又在咸陽多留一日，整理全部報告連同部隊原件，數量甚多，每部隊一份，共有十多份。又為便於長官批閱，故又將「視察各部隊報告提要」再行加繕一份另訂一冊，然後由咸陽回西安，當日即向張副司令電話報告，職已返部，請示何時可以晉見，副司令聞報，知我已返西安，即云：

「此刻有暇，可以來見」，我即手攜報告提要，及全部視察報告晉見副司令，副司令見我攜

回報告甚多，每一部隊各成一份，積成十多份，份量很重，自然覺得我的報告甚為詳細，但又覺得份量很多，如何能有許多時間詳細閱看，我即面呈報告提要一冊，說明提要內容已將每一部隊視察要點扼要列明，副司令看此提要已可明瞭，如要明瞭詳細，再翻閱視察報告，或者副司令自留提要一冊，至於各部隊視察報告，每份卷首亦各同樣附有提要。可交第一處（參謀處是第一處，我是第二處）審閱，副司令聞之，面有喜色，慰勉幾句而退，後來第一處長（徐方將軍）告訴我，副司令把我呈上的視察報告交給他時，副司令對我大加讚賞，說我視察報告，又詳細又簡明，而且在途時間迅速，又是回部當日，即有報告呈出，認為是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好動作。

我於視察歸來之後，除了當日見過張學良副司令報告視察經過之外，似乎未再見過副司令有所請示或報告工作，而西安事變發生矣。

一則，我回到總部復命，距離西安事變發生，好像日期無多，不過旬日間之事，二則視察歸來對於處內之（本處是總部第二處）事因為出差多日須要瞭解。而與總部各處之間，亦須分往拜訪，多予溝通，瞭解近況，三則適逢我內人自南京來遊西安數日，直至十二月十一日晚車，即事變之當晚，（雙十二事變，是在十二月十二日之晨即是十二月十一日之晚），內子由西安趁隴海鐵路車，經徐州轉津浦鐵路車到浦口，渡長江返首都所以這段時間，似乎匆匆過去，一轉瞬間，西安事變發生了。

（待續）